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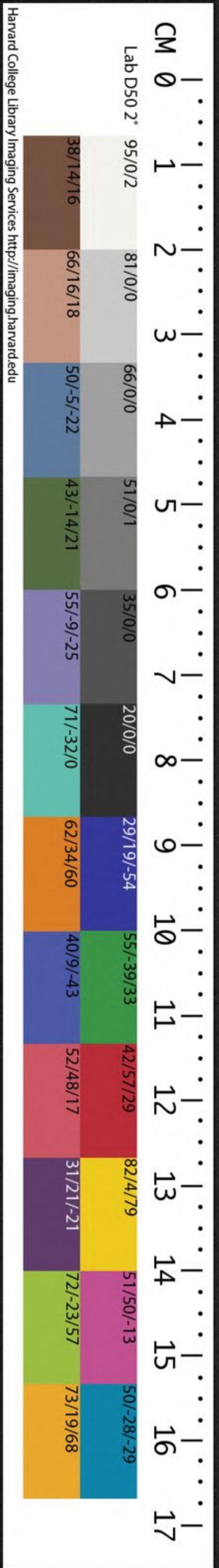
卷三百三十三之三十二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70

T 2455/21



列傳卷第八十九

宋史二百三十一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鎮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修事都總表臣脫脫等奉

勅修

任顥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壽

杜純弟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顥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
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

嘉靖丁巳年

宋史

一

監生盧承祚刊

銅錢顓曰壞五為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
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
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
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權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為京
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
哀守素乃始為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
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
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顓宜備朝廷
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為諒祚冊禮使采撫西夏風
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

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
亦欲與河東顓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顓
為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
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為鹽鐵副使擢
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
卒有攻檄補軍校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
具服為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
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為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
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顓力言無他虞帝使

規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叅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糶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叅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叅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叅審訂其關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造

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粮熙寧青苗法盖萌於此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叅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權貨錢千萬計名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叅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名爲三司使叅知政事孫抃曰叅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群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叅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賢院學

士知瀛洲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
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
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
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
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
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
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貸
事至卽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
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

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
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
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卽爲御史臺
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鞫獄慶州京東盜執
濮州通判井淵遷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斬以徇
名爲侍御史遂知雜事張貴妃追冊起園陵張堯佐
爲使相陳執中嬖妾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
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
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
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爲也謀稱契丹遣

列傳卷之九
四
武
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
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誣以儆
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閣待
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始
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旦言曰二虜賴歲
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
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
卒年七十七

傳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
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
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
半徙大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
擢知宿州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
獠寇合江鈴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
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卽黥吏置嶺南夷人聞
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
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
十萬緡亟下令更爲當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多自
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
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

足召爲戶部副使隴右蕃酋蘭羶獻古渭州地秦州
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諸羌斬之相率
叛夏人欲得渭地久移文來索後帥張昇以祥貪利
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且已得而
棄非所以強國威乃召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
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
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
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原
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攜二者乘以兵必起邊患
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威泣還砦

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
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
是春秋浸高且病贖三司大將錢吉密殺妹爲隣所
告求不能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
勝任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
山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
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達居鄆
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
州熙寧初爲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帝命

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羅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為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黥羌多詐緩急或為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為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脩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

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積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為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舉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効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卒一

多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彥法曹州寃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來耐者衆役兵五千郡守林維以汝與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維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母恐衆小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維致仕悉配徙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銷金為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為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今不止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

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異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旣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還為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殿直

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庫
卜為禱提舉楊繪繪薦為之永年置酒千家延繪卜
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
發其私卜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
試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
演曰文墨其子搃登聞鼓上訴仁宗便問狀瓌條奏
甚切朝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溫成廟祠享如神御
請殺其禮判吏部南曹為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
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甬諫

于門請易校壞召問諭遣明日罷治黠十人不為易
校積闕當遷十年不會課文彦博為言持遷之從兩
浙轉運使加直史館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
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
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貧對入脩起居注知制誥草故
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
婦女衰經詣闕哭訴瓌挾私怨且醜詆其人執政以
衰贈乃恩典瓌不當為貶詞出知黃州然瑾亦竟不
敢請父謚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在先朝乞蚤定
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訟其

判銓日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為太平州環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父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奴瑜奏均其制

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更相充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

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
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
多可紀自顓至瑜是已顓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
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黥吏
禁盜鑄卞以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
白孫喻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
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
以無患益興水利息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爲
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恕

及為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竒以自鬻會婦
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
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
所為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
毋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
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
是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耻
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
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
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為

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覲皆言遵
所爭矣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已
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
為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
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
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
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
編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
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

命講泰卦又詔經筵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
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內
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
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遽鞫於是但黜申錫為
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
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
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洵等欲如
之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
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
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

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處土主於園邑晉武惠祔廟遷征西豫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九廟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扈等再議卒後八世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又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

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事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

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
罷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
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爲判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
爲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
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
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
此復知許穎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琦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爲
政彊力能使史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爲開封司錄嘉
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

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
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
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琦曰我
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熙寧初爲梓州路轉運使
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琦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
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
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琦
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養譽莫之或恤而獨
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且賜帛二百入爲鹽鐵
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

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大中大夫判將作
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壽吏事絕人閱按
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
民必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
南海上其孤弱樞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
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
官於州者私與為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
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擊獨兩人無
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

冤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
之引寘條例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
議復肉刑先以刖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
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况於刖乎人知不
死犯者益衆是為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秦帥郭逵
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鞠得韶罪安石主韶變
其獄免純官韓絳為相以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
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為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惡告
訐而有覘事者以撻挾隱微蓋京師聚萬姓易以宿
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缺望或民相怨

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隰州商尹竒買溫泉鑿有羨數云官潤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竒情止爾若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鑿則數百萬之儲皆爲土石請姑沒其羨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稅寺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

憂純因寢言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脩撰平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皆吾聽

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
咸得食無徒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為
大理評新官檢詳樞密刑房脩武經要略以職事對
帝謂日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嘗用絃每議獄必
傳經詛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婿氏婿殺
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絃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
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
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
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有疑
讞足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

中元祐初為夏國母祭酋使時夏人方脩貢入其國
禮猶倨逆者至衣毛裘終下人坐蒙以黥且不跪受
詔絃責之曰天王弔禮其厚今不可以加禮夏人畏
懼加敬他日復使至請歸復侵疆絃逆之至館使欲
入見有所陳絃止之荅語頗不遜絃曰國主設有請
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
隨語連扯之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
閣知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
脩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之
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

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
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
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
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徒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絃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
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
關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
子恩官其子存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
卧逆旅絃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為治喪第中或以
為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
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
而墮額為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叅軍事富弼
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
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戶工刑吏部侍郎
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
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
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
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
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鬪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閣門副使徭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元祐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

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眾卒於官

王宗望字礪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眾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

宗望始成之爲公私利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大
河有東北流之異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
回河有創立金隄七十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石正
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
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
殿脩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
事以爲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
等爲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
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

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
燭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
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
非呪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
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懼帝爲霽恕其欠得釋蘇
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鞠之
吉甫議當警宰相章惇不悅言甫曰法如是難以增
加成罪卒從答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
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
東川爲杜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

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
貽使者怒忍爲國歎怨爲民基禍哉竟却之歷提點
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
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爲吏廉介不阿但一於用法
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今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
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
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壽
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
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掃麟定徃僚宗望弭萬
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
廉介不阿有足稱云

列傳卷第九十一

宋史三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省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宋

馬從先

沈遘

弟遼

從弟栝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

陳舜俞劉蒙附

樂京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

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為秘書省校

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
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
疾詔遷官知楚州糧科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
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及卿爲酌新舊均泲之
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
叛洛中謹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
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輩者邪推者惡一
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群
課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
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

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
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
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
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羸以備饑歲
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趨高郵長
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
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
議長卿曰本祖宗權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
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
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

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關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隤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旣沒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

人請留旣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鬪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鉞盾比軍不能確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枝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

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懼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徃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二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况所規新渠視

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州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旣卽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

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盜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

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旨多取餘視他處爲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爲群牧使乞廢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失事誅死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滎州州介兩江間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選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

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翅錢
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為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
無積倉漕船繫岍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
不受陳粟為逸遣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
以廩軍又貯浙西米于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
省轉為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
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命使與謹俱來至是拯
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茲
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
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為發運使

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
拯力為辨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
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
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
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
知登封縣輟轍道險危遂傭民鑿平為坦塗人便其
行為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官內侍
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偕往
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使

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湏奏裁復
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真
揚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
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
之遂繇戶部判官為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進
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
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青唐之
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得糶粟
城故址自雞川若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內地
詔賜名其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即仲甫設
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
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
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
夔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
者聽以家貲抵於官為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
公私便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
苦泛溢為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
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
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

水法名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鄉俗吏特
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
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
州夷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
知真州凶歲得盜令各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爲清
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允導生獠
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
則遣涪州豪杜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

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
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崖死允自縛降以其地
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興
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洽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
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
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儒武與有隙
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
殿脩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
聲言將倚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
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

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科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爲雇人充皆以爲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群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氊遣鬼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氊迎戰破

之于錯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畧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戶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途訴其狀乞勅劔外招携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飭願以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于財平生不殖田業旣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追清議云

蘇宋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旣葬

輒盜其樞歸拊法當死宋曰子取母拊父豈與發冢
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
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
羗馬羗轉買蜀貨猾駟上下物價肆爲姦漁案議置
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爲湖
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
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晏仍用樂案謂
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
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
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

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宋長
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
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
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
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
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
宿姑爲朕往旣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
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
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
辨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
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拓瀘夷彼進用雖有
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
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
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邁爲第二通
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
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修起
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爲

人踈雋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
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
母善遇僚家皆甘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
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
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
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
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提點刑獄鞫真
卿將按其狀邁爲稍弛而刺者復爲民嘉祐遺詔至
爲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二十七日名知開封府遷
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

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閱其去賚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群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迺鉏植縱捨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充使三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灑

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寢拂意日益見踈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世旣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

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

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今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枝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路察

訪使先是銀治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偽何以檢願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此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長枝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肅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

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須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珠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哀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徼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垂刺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

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
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援
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
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
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捕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
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
入塞居民怖駭恬出東郊餞可東歸師得奔者數千

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
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
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
能對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
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設盧浮圖城括
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
樂詔禧護諸將往禁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
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求樂坐
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
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

律曆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彦博薦為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天聲韻者責監涑州稅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為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邕州還為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權備起居注進知制誥糾

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躡憲臺國朝未有侍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關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

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日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修唐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不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

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

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詔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

之風由此始盛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

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脩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謀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

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卽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于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上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漑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

萬八千頃哀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牖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

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僮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生立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比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木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彊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

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
戶部判官復爲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
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
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
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脩
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
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
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未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
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
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

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
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
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
遺汝州田牛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
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
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
以役法廢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
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
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

神鳥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
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
倍約價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藪耰鉏釜錡之屬
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
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
宅質妻孥有識耆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
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
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
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
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

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
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
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
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
官制旣放錢取息富室藏錘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
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
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
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
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
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

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
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
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
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
識皆深悲之云

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
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于
外爲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爲湖
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
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

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別丐去提舉官劾之
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
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于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耻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
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
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爲不便
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
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
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
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
邑有古河久墜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
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
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
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
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
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
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
備之旣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
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

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
弟旣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
問廣廣曰旣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
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
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
中以糧道遠創爲摺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爲發運
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
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
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

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產
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
梁適以私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
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
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
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
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
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
神宗稱之遷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

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
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
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稅
不平建中約由多寡以爲輕重主管鄜延經略機宜
文字夏人來正土彊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
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
量元昊歸欵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
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
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

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為邊臣所薦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為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召獠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

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偕為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為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粹罵叅軍沈竦罷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卿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

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徃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蜚無他覲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徭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

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秉爲發

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
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
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
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
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
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叅軍浮湛州縣二十年
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
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
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檢正更

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顛提舉鹽事持法苛嚴
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
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
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
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
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爲朕言之
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
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
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脩撰
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

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鬼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

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出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姦誅惡所歷可稱遠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贄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

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為奇備頡
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庶退秉不
免於阿狗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列傳卷九十

列傳卷第九十一 宋史三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即書右箱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誥 子師閔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
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
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
舉進士廷試第三用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
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

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為集賢校理
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脩起居注英宗書其
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
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
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
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
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為名言太息
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
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
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誣人矣拜御史中丞種諤擅

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
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
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
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脩
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
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
不可神宗口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
誑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
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
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

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
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
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
食饑除田租脩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
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為隣婦所隱閱數尹
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
其金穎提杖仰謝失偃所在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
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
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仗諸將爭權
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

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
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
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蓋事無巨
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
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然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
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
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
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
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
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

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未
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
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筐即墨
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登
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
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
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臈疫先度城外廢
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

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
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
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畚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遠來
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
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將懼扣閣門爭
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
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
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
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若又欲以綏德城為
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

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李思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有舉進士鄺迺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

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為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無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湏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絕塞龐籍為

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

宋咸二人為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趾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徭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仁宗為之肝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掎斂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趾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

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兗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兗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踏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踏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旣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

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旣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脩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脩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為州其

後皆陷失以清水為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場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敷其語以為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者

眼多白其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與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誥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

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
咸平龍騎軍皆故群盜牢廩不時得毆泣給官還營
不自安大校柴元煽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
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
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詵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
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
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
無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自止從之徙湖南北轉
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脩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
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

群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徭定
後交人浸驕守帥常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東
偃蹇如故態詵紕其禮名問折諭導以所當爲懾伏
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
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
滋益恭遣使入貢名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
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
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廊廡最當敵要今
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喻度未審陛下欲安靜邪將
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惟朝

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以爲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

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兵但以衆足情僞才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說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便自爲守故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疊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旣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岷

刀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
爲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逋通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
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
閔

師閔以父任爲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
幹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
額三十萬稷旣增而五之師閔又衍爲百萬稷死師
閔訟其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稷十頃進師閔都人
提舉成都永興路權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
事權震灼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茶

禍旣被於秦蜀又欲延荆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
用御史中丞劉摯言遣黃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
論其六害謂李稷引師閔其事增額置場以金銀貨
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
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於
此者廉奏至如轍所陳乃貶師閔主管東嶽廟久之
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卽以師閔
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頌秦蜀茶事於是一切如初
又使掾屬詣闕奏券馬事安壽韓忠彥議頗異獨曾
布以爲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利害卽可見

矣師閔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於蜀秦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於太僕若此券盛行則買馬場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進築被爵賞師閔在秦無所事怏怏不釋曾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師閔承命踴躍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敕師閔聽傳節制築淺井又築虬羅皆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于鎮耳關未至復郤秦鳳之師再出再返勞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

○
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詐增首虜事落職知鄆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趙高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
郭達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高上疏曰諤無名與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爲失

也又徙達帥廊延爲達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旣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鐫歲賜以爲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尚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豐隙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尚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尚爲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高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高白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

萬曆二十八年刊

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略高審計形勢為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李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眾自間道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夏眾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高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高策以綏為綏德城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高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高曰其他存乎曾無以對高曰聽汝自募

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捉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高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詔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貳高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高以郭逵老邊事願為裨贊於是逵為宣撫使高副之逵至輒與高異高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

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獲貳隴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高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逵先破廣源復還永平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踞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首遂皆降逵忤於玩寇乃移疾先逵既坐貶高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

以高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種諤軍諤抵罪高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鑄職知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嗾名昌詭稱送幣將入寇高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城高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高遣曲珍將兵直抵鹽肅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拽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高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

絲破之又選三蕃官各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
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
發敵駭潰斬馘甚衆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
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
祐初梁乙埋數擾邊高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
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
犯安等襲洪州俘斬其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
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
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
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問以善意問乙埋

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
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
乙埋不復窺塞高乃縱間國中弑而殺之五年拜端
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
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高領分畫之議夏既
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高卒年六
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高與元祐棄地議
係其名于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尋
潤甫薦為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

為不可用下遷主簿跣鞅不釋求通判河州徙蘭
州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元
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
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
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
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
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
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愔然曰賴以訪君不然
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
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脩

舊壘載器甲樓鹵頓大順城下夜半趨安疆遲明據
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
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
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
瞻擣邈川瞻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屬以兵
瞻有請輒弗應瞻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
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
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
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瑄與主帥議

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旣而謀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瑄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高帥延安辟爲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高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連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荆粵視以爲

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柰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旣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

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復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儲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

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筭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銳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太食佛林邈

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
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
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
盡其材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
為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
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
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
毋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
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糶無以給遂擅發常

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
衍考課為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叅其軍事諤第
賞以死事為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
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行衍曰吾兵隋歸未
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
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眾
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
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
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
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

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夷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為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鄞令以為目肖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詵能鋏撫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為時籠利無足取者趙尙狃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嵬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瞻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為雋偉衍為政得民心既去

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列傳卷第九十一

